

中古史

研究汇纂



孙继民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古籍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赵文化与汉唐比较 ... 1

一、赵简子平都故城考 ... 1

二、赵文化的分期及汉赵国新材料的发现 ... 10

三、汉唐盛世背景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比较 ... 15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 ... 23

一、走马楼《嘉禾吏民田家莛》所见孙吴的亩制 ... 23

二、祖冲之科学成就的地域文化因素 ... 25

三、试析梁元帝时期迁都之议 ... 28

四、六朝时期两湖方志的流传和辑佚 ... 40

五、东魏北齐的邺城“俗薄” ... 46

六、南涿水试考 ... 51

- 七、《水经注·巨马河》所载涑水支流紫石溪水考 ... 62
- 八、《水经注·灤水》有关涿鹿境内河流及黄帝遗迹考 ... 70
- 九、《水经·漳水注》邯郸附近山川城邑考 ... 80
- 十、海河流域历史上强度最大的一次降水 ... 89

第三章 唐代兵制与敦煌吐鲁番文书 ... 110

- 一、唐代健儿制溯源 ... 110
- 二 唐前期诸兵员的来源、拣选准则及其分析、比较 ... 116
- 三、唐宋兵制变化与唐宋社会变化 ... 130
- 四、唐宋之际沙州归义军户状文书演变的历史考察 ... 137
- 五、关于唐北庭都护杨楚客其人 ... 161
- 六、介绍几件有关定州开元寺的敦煌文书 ... 166

第四章 唐代藩镇问题与经济区 ... 171

- 一、从颠峰跌入深渊的拐点 ... 171
- 二、唐德宗初年的“四王”建号与割据藩镇的政治诉求 ... 177
- 三、唐德宗“罪己诏”颁布的后果前因 ... 183

- 四、关于唐宪宗元和时期割据藩镇的户口申报 ... 189
- 五、安阳灵泉寺唐代题记与两税法 ... 197
- 六、关于唐代长江中游人口经济区的考察 ... 210

第五章 唐宋新出石刻资料 ... 225

- 一、光业寺碑题记：唐代村落史的珍稀资料 ... 225
- 二、涑源县兴文塔铭：唐代蔚州铜冶铸钱作坊的珍贵资料 ... 232
- 三、北京新发现唐刘济墓漫议 ... 246
- 四、复出《涿州范阳县文宣王庙之碑》跋 ... 253
- 五、新发现唐史弘泉墓志铭试释 ... 261
- 六、罕见的墓志，珍贵的资料 ... 274
- 七、唐后期手工业管理重要史料的发现及其意义 ... 288
- 八、佛道田地争讼的案例 ... 302
- 九、鹿泉市新发现牧羊人题记 ... 307

第六章 学术史、文献学与地方史 ... 312

一、20 世纪学术史背景下的陈寅恪、唐长孺和胡如雷 ... 312

二、社会史观与唯物史观：陈寅恪、唐长孺解读

《桃花源记》的两个维度 ... 322

三、曲折的人生道路与高矗的学术丰碑 ... 329

四、《李卫公问对》辨析 ... 334

五、李筌《太白阴经》琐见 ... 346

六、《武经总要》的编纂和版本 ... 356

七、唐代邢州的手工业和商业 ... 370

八、唐五代时期的魏州城 ... 384

九、后周世宗柴荣出身商人考 ... 386

十、政区冠名“河北” 初始考 ... 395

十一、王处直其人其事 ... 398

后 记 ... 401

第一章

赵文化与汉唐比较

一、赵简子平都故城考

(一)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三河东道仪州平城县条记载春秋战国之交的赵简子曾立平都,称:

平城县,下。东南至州六十里。开元户九百五十四。乡三。本汉涅氏县也,晋置武乡县,地属焉。隋开皇十六年,于赵简子所立平都故城置平城县,属辽州。大业三年改属并州。武德三年改属榆州,六年省榆州,改属辽州,贞观八年改属箕州,先天元年改属仪州。^①

《太平寰宇记》卷四四河东道辽州平城县条亦称:

平城县,西北九十里。依旧三乡。本汉涅县地,晋置武乡县,地属焉。隋开皇十六年于赵简子所立平都故城置平城县,属辽州。大业二年改属并州。唐武德三年改

^① (唐)李吉甫著,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三“河东道仪州平城县”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83页。

属榆州,六年省榆州,改属辽州。贞观八年改属箕州。先天元年改属仪州。^①

有关赵简子曾立平都及平城县的建置归属,《元和郡县图志》和《太平寰宇记》所记相同,《太平寰宇记》的有关内容完全袭自《元和郡县图志》。

在确认赵简子所立平都故城今地之前,需要首先理清隋以后平城县建置的沿革隶属变化。我们知道,唐代的仪州即北宋的辽州^②,唐仪州和宋辽州均治今山西省左权县。平城县距唐仪州、宋辽州的方位里程,《元和郡县图志》作“东南至州六十里”,《太平寰宇记》作“西北九十里”。两者方位的不同是前者指平城县为坐标而言,后者是以辽州为坐标而言,两者其实一致。两者的里距则是《元和郡县图志》为误,《太平寰宇记》为是^③。隋代所置的平城县,如《元和郡县图志》和《太平寰宇记》所记,入唐后武德三年(620)改属榆州,六年(623)改属辽州。贞观八年(634)改属箕州,先天元年(712)改属仪州。又据《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河东道辽州条,仪州于天宝元年(742)改为乐平郡。乾元元年(758)复称仪州。中和三年(883)八月再称辽州^④。唐末至五代初期,辽州可能一度又称仪州,但不久又恢复旧称^⑤。这一期间,平城县的隶属关系虽然在榆州、辽州、箕州、仪州、乐平郡之间反反复复(有的仅是州名改易),但一直存在。进入北宋以后,平城县置废不常,《宋史》卷八六《地理志》河东路辽州条记载熙宁七年(1074)废辽州,同时“省平城、和顺二县为镇,入辽山县,隶平定军”,这是平城县建置的第一次罢废,由平城县改置为平城镇,隶属于辽山县。元丰八年(1085),北宋复置辽州,接着又于元祐元年(1086)“复置和顺、榆社、平城县”,时隔十多年,平城县建置又得到恢复。进入金代以后,平城县再度改置为镇,《金史》卷二六《地理志下》河东南路辽州条称:“辽州,中,刺史。宋本

① (宋)乐史著,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四四“河东道辽州平城县”条,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927页。

② 据《太平寰宇记》卷四四“河东道辽州”条,仪州于“天宝元年(742)改为乐平郡。乾元元年(758)复为仪州。梁开平三年(909)以兖州管内有沂州,其仪州复为辽州”。见(宋)乐史著,王文楚等点校的《太平寰宇记》卷四四,第923页。又据《宋史》卷八六《地理志》“河东路辽州”条,北宋时期除了熙宁七年(1074)至元丰八年(1085)短暂时间外,辽州建置一直存在。见(元)脱脱等撰的《宋史》卷八六《地理志》,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133页。

③ 《元和郡县图志》于“东南至州六十里”句下出校记称“六十里”之“六”,“官本‘六’作‘九’,乐史同”。见(唐)李吉甫著,贺次君点校的《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三《校勘记》,第393页。唐、宋时期的平城县即今山西省和顺县西缘的仪城村所在,这里即位于唐仪州宋辽州(即今左权县)西北方向,据《山西省分县地图册》测算,约距九十里,由此可证“九十里”之说正确。

④ 《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河东道辽州”条略同。见(宋)欧阳修、宋祁的《新唐书》卷三九,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05页。

⑤ 据《旧五代史》卷一五〇《郡县志》,梁开平三年(909)闰八月,敕称:“兖州管内已有沂州,其仪州改为辽州。”见(宋)薛居正等撰的《旧五代史》卷一五〇《郡县志》,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016页。《太平寰宇记》“河东道辽州”条所记同。可见中和三年(883)以后至梁开平三年(909)以前,辽州又曾改称过仪州。

乐平郡刺史,天会六年(1128)以与东京辽州同,加‘南’字,天德三年(1151)复去‘南’字。”^①贞元二年(1154)平城县“废入辽山为镇”,这是平城县建置的第二次罢废,由平城县再度改置为平城镇,同样隶属于辽山县。以后金宣宗贞祐四年(1216),又在平城镇建置基础上升为县,但已不再使用平城之名,而更名为仪城县^②。仪城县一名只沿用了一百二十多年,至元惠宗至元三年(1337)被废入和顺县(今属山西省)^③。从此,平城县以及后来改名的仪城县退出县级建置的舞台,直到现在。

平城县以及仪城县的沿革已明,则确认赵简子所立平都故城的今地便不困难。如上所述,仪城县于元惠宗至元三年(1337)废入和顺县,那么,平城仪城废城遗址只能在和顺县范围内寻找。1914年编的《和顺县志》即称:“平城废县,在县西一百里仪城镇,隋置。属并州,金废为镇。今因之。”^④我们已经知道,和顺县始置于隋开皇十年(590),并于金宣宗贞祐年间(1213~1217)改称仪城县;又据《元史》卷五八《地理志》、《明史》卷四一《地理志》和《清史稿》卷六〇《地理志》以及历代《和顺县志》,自仪城县罢废之后,元明清时期的和顺县治所以及名称至今没有变化,因此,可以确信《和顺县志》所谓“平城废县在县西一百里仪城镇”的记载不会有误。不过,民国年间的仪城镇现在已经变为普通的行政村。海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新编《和顺县志》第40页“1985年行政区划”所载横岭镇辖村即有仪城,第46页介绍横岭镇时亦称“境内仪城村为古平城县治所在地”,第470页介绍得更为详细:“平城遗址,在横岭镇西仪城村。隋开皇十六年(596)置平城县。仪城现街道呈棋盘形,宽阔齐整,仍具当年县城风格。现仅存西门和一小段残缺的土城墙。西城门系砖石结构,高9米,底宽12.6米。拱形门洞高7米,宽3.1米,深11米,分内外两部分。在内门洞壁1~3米处,留有圆形上门闩孔,地上有石门栏。门洞上方镶石匾,书‘金汤’二字。”新编《和顺县志》前附有该县地图,仪城村即位于横岭镇西北方向四五千米处(在和顺县城正西方向)。2008年8月25日,笔者曾实地考察山西和顺县横岭镇仪城村。就现场所见而言,平城遗址的西门基本完整,一段残城墙也依然矗立,门洞墙壁并嵌有和顺县设立的文保标志石碑:“平城县遗址 一九九三年 县级文

① (元)脱脱等撰:《金史》卷二六《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39页。

② 同上书同卷同条:“仪城旧为平城县,贞元二年(1154)废入辽山为镇,贞祐四年(1216)复升为县,更今名。”见《金史》卷二六《地理志下》,第639页。

③ 《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山西晋宁路辽州和顺县”条“和顺。下。至元三年(1337),省仪城县入焉。”见(明)宋濂等撰的《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82页。

④ 《读史方舆纪要》卷四三称:“平城废县,州西北七十里。志云:即赵平都城也,赵简子所立。”见(清)顾祖禹著,贺次君、施和金点校的《读史方舆纪要》卷四三,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986页。这里所说的“州西北”是指辽州西北,“七十里”一语当是“九十里”之误。此误当是沿袭《元和郡县图志》。

保单位。”城门的基础及下部是条石,中部上部为青砖。除了新编县志所描述的残存城墙外,笔者还在当地村委会人员的引导下,踏勘了故城北部残存的夯土城墙。总的印象是,现存的西门遗址不会早于唐宋金元时期,其他城墙遗址肯定远早于西门遗址,相信以后如有机会进行勘探,应该可以发现隋唐以前及战汉时期的古城遗迹^①。总而言之,1914年《和顺县志》所说平城废县在县西仪城镇可以成立,赵简子所立平都故城的今地应即今山西省和顺县横岭镇的仪城村。

(二)

如上所述,我们推测赵简子所立平都故城的今地应是现在山西省和顺县横岭镇的仪城村,那么,《元和郡县图志》系晚出材料,其所记赵简子立平都是否可靠呢?我们根据对史籍有关平都故城相关史料的辨别考证,可以得出肯定的回答。

据我们目前了解,史籍记载隋以前的“平都”凡有六处,一是东魏北齐时期的“平都城”(详下),二是东汉至南朝的江州(安成郡)平都^②,三是东汉蜀汉的巴郡平都^③,四是西汉时期的上郡平都^④,五是西汉前期的侯国平都^⑤,六是战国时期的赵国平都(详下)。以上六处平都,时期均不同,地点也多不同。东汉至南朝的江州(安成郡)平都在今江西省,东汉蜀汉的巴郡平都在今重庆市,西汉时期的上郡平都在今陕北地区,西汉前期的侯国平都在今山东南部,这四处平都均与赵简子所立的平都没有关系,因而不论。只有东魏北齐时期的平都城和战国时期的赵国平都与本文主旨密切相关,故有必要加以详论。

① 考察期间,笔者在穿村而过的公路旁发现一副书写有对联的牌子:“门辟太行仰步古今胜迹,云开平都俯临千峰奇观。”可知当地人清楚平城遗址的前身是平都城。

② 《后汉书·郡国志》江州辖县有平都,见(宋)范曄的《后汉书》志二三《郡国五》,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507页。《三国志补注》卷六:孙皓宝鼎二年(267)“是岁分豫章庐陵长沙为安成郡。豫章古今记曰:分宜阳、平都、新淦等三县及长沙安成共为安成郡”。《晋书》卷一五《地理志下》记安成郡有平都县。见(唐)房玄龄等撰的《晋书》卷一五《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58页。《宋书》卷六一有“韶弟坦字元度,平都怀侯”,见(梁)沈约的《宋书》卷六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53页。《宋书》卷七七有“平都县子师伯”,见《宋书》卷七七,第1995页。《宋书》卷八三有“金可封平都县男”,见《宋书》卷八三,第2112页。《南齐书》卷一四《志州郡上》安成郡同。见(梁)萧子显的《南齐书》卷一四《志州郡上》,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261页。可见东汉至南朝江州(安成郡)辖县有平都。

③ 《太平寰宇记》卷一四九“忠州丰都县”条:“西九十二里,元四乡。本汉枳县地,属巴郡,《续汉书·郡国志》云‘永元二年(90)分枳县地,置平都县’,取界内平都山为名。蜀延熙中省入临江郡县。隋义宁二年(618)复置,改为丰都焉。”见《太平寰宇记》卷一四九,第2890页。

④ 《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下》上郡有平都县。见(汉)班固的《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17页。

⑤ 《史记》卷一九《惠景间侯者年表》称有平都侯国,“以齐将,高祖三年降,定齐,侯千户”。汉景帝“后二年,侯成有罪,国除”。这个平都的地望,《索隐》称:“县名,属东海。”东海郡治今山东郯城。参见(汉)司马迁的《史记》卷一九《惠景间侯者年表》,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79页。

首先,需要明确东魏北齐时期“平都城”的所在及其与隋以后平城县(仪城县)的关系。我们知道,不仅赵简子所立平都故城一语首出于《元和郡县图志》,而且平城县置于平都故城也首见于《元和郡县图志》。《隋书·地理志》太原郡平城县条即只说“开皇十六年置”,而绝口不提平都故城。但平城县设置之前存在平都故城却可以得到《北齐书》的印证。《北齐书》卷三〇《高德政传》记载高洋自晋阳趋邺城的一段话,其中有“至平都城”句,该书的中华书局本点校者、业师唐长孺先生曾于此出校记称:

至平都城,南、殿、局三本作“平城都”,三朝本、北本、汲本作“平都城”,但下文“至平城都便不复肯进”句,却又同作“平城都”。此外,作“平城都”的还有卷二四《杜弼传》、卷四九《宋景业传》。又本书卷一四《高思好传》作“平都”,而北史卷五一《思好传》作“城平都”。按《通鉴卷》一六三作“平都城”。胡注:“九域志:辽州辽山县有平城镇。宋白曰:辽州平城县,本汉涅县地,晋置武乡县,此地属焉。隋开皇十六年于赵简子所立平都故城置平城县。”宋白之说本于《元和郡县志》卷一七仪州平城县条(《太平寰宇记》卷四四太原郡平城县条同)。据此,知隋开皇十六年之前,此地当名平都或平都故城,开皇十六年立县,始名平城。在东魏、北齐时既无平城之名,也不该称之为“都”。疑作“平都城”是。但作“平城都”者较多,或别有据,今皆不改。^①

由唐师所引可知,对于《北齐书》所记东魏北齐时期的“平都城”“平城都”“平都”之分歧,他倾向于“平都城”为是。这一见解很有道理。同时,我们也由此而知,至少在隋朝以前,平都城或曰平都故城即已存在。而且,这里的平都城应该就是后来改置平城县的所在。我们还知道,东魏北齐时期,高欢、高洋经常往返于晋阳、邺城之间,其所取之道即古人所谓“太行八陁”之一的滏口径。滏口径是今山西晋中、晋东南地区穿越太行山东出河北平原直至邯郸的交通孔道,自古以来就是山西通向冀南平原的捷径,严耕望氏称之为太行滏口壶关道。这条道路的具体走向,严氏的《唐代交通图考》第五卷《河东河北区》第四一篇《太行滏口壶关道》分为三条支线,一是“由邺城西北行六十余里入滏口,西越太行山,出壶关,西至上党(今长治)达河东(蒲州)”,二是“又出壶关西北经襄垣(今县)达太原”,三是“又由滏口西北越太行黄泽关(今武安西八九十里)至辽州(今县),亦达太原”,认为“滏口径道在中古时代为太行东西重要通道,尤以北齐为盛。盖东

① (唐)李百药:《北齐书》卷三〇《校勘记》,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413~414页。

魏、北齐都邺城,而以晋阳为军政中心,诸帝往来两宫,或一年数次,大抵皆取道于此陜也”^①。前引《北齐书》卷三〇《高德政传》所记高洋“至平都城”就是前往邺城时的行止。隋以后的平城县(仪城县)就位于这条晋阳至邺城的通道之上,因此可以断定东魏北齐时期的“平都城”就是隋以后的平城县(仪城县)所在^②。而且,《通鉴胡注》引“宋白之说”也表明胡三省本人同意“平都城”即隋代平城县的判断。所以,东魏北齐时期存在“平都城”,东魏北齐时期的“平都城”与隋以后平城县(仪城县)存在关联,东魏北齐时期的“平都城”就是隋以后的平城县(仪城县)所在可以确信无疑。

其次,需要确认战国时期赵国平都(详下)的地望问题。关于战国时期赵国平都的记载,笔者目前所见仅限于《史记》和《战国策》两书。《史记》卷四三《赵世家》悼襄王二年(前243)条:

秦召春平君,因而留之。泄钧为之谓文信侯曰:“春平君者,赵王甚爱之而郎中妒之,故相与谋曰‘春平君入秦,秦必留之’,故相与谋而内之秦也。今君留之,是绝赵而郎中之计中也。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春平君者言行信于王,王必厚割赵而赎平都。”文信侯曰:“善。”因遣之。^③

此条亦见于《战国策》卷二一《赵策四》,内容略同,但“平都”一名,《战国策》作“平都侯”。细审全文,尤其是“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一句,与春平君对称的应是一人名,显然《战国策》作“平都侯”为是。引文中的文信侯即秦相吕不韦,春平君即战国赵国兵器屡见的“春平侯”,或认为此人为赵孝成王时期大臣^④,或认为是赵孝成王太子^⑤。春平君究竟是大臣还是太子可以不论,但他既委质于秦,必然是赵王宗室。我们根据引文

①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卷五《河东河北区·太行溢口壶关道》,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421~1423页。

② 王仲荦先生在《北周地理志》卷九河北上并州乐平郡梁榆条提到,平都城在“今山西和顺县西一百里”,也引用《北齐书》的《高德政传》说“德政劝显祖行禅代之事”“帝废晋阳至平都城”,肯定这个平都城在今天的和顺西,处于晋阳至邺城的通道上。见王仲荦的《北周地理志》卷九《河北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70页。

③ 《史记》卷四三《赵世家》,第1830页。

④ 李学勤《四海寻珍》所收《十七年春平侯铍》认为:“春平侯不是悼襄王太子,而是一名大臣。由铭文纪年知道,他在孝成王十五、十七年,悼襄王元年及四年,还有八年,都在相邦之位。《列女传》又表明,他到王迁时仍很有势力,可谓赵国末世的重要人物。”见李学勤的《四海寻珍》,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3~97页。

⑤ 董珊的《论春平侯及其相关问题》认为:“春平侯是赵孝成王太子,曾于赵孝成王十七年出任相邦,翌年因为出质的于秦而去相,赵悼襄王二年,秦遣春平君归赵。在赵悼襄王死后,春平君又出任赵王迁相邦,并在赵王迁世与赵悼倡后私通。……赵王迁五年或六年,春平侯去相。”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的《考古学研究》(六)《庆祝高明先生八十寿辰暨从事考古研究五十年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60页。

可知,赵悼襄王二年(前243)春平君与平都侯均曾为质于秦,因此才有了秦人对他们两人留遣的议论,两人均是赵国贵族无疑。平都侯作为赵国贵族,其封号“平都”显然是一个地名,因此《史记正义》于“平都”之下解释称:《舆地志》云:“平都县在今新兴郡,与阳周县相近也。”^①《史记正义》为唐人张守节所撰,其所引《舆地志》应在唐以前,据《陈书》卷三〇《顾野王传》,顾野王曾撰《舆地志》三〇卷。从顾野王《舆地志》所述“平都县在今新兴郡,与阳周县相近”一语看,“平都县”是相对于“今新兴郡”而言。则这里的“平都县”应是指“古平都县”,而非现在的“平都县”,且与平都县有关系的“阳周县”也只有西汉设置过,属于上郡辖县,在今陕北延安市子长县,是则顾野王所说的平都属于我们前面所说的六个“平都”之一的上郡平都(可称为陕北平都)。张守节引用顾野王《舆地志》之语,表明他倾向认为上郡平都就是《史记·赵世家》悼襄王二年(前243)条出现的“平都”,简言之,他倾向认为赵国的“平都”即在今陕北延安市子长县境。由此可见,顾野王与张守节两人观点有所不同,顾野王只是说平都县“与阳周县相近”,亦即认为在今陕北地区,但并没有与赵国的平都联系起来,而张守节认为顾野王所说的陕北平都就是赵国的平都。顾野王所述与本文主旨无关,可以从略,而张守节对赵国“平都”即上郡平都(陕北平都)的倾向性表述则明显不符合史实。我们知道,前引《史记·赵世家》有关平都一段文字是在赵悼襄王二年(前243),这时距赵国灭亡的赵王迁七年(前229)只有14年,已经属于赵国末期。我们还知道,赵国最强盛的时期是赵武灵王统治期间和继任者赵惠文王初期,其时西部疆域不仅包括今山西省中部、北部的大部分地区,而且还包括陕西省北部地区的一部。但是自赵孝成王六年(前260)长平之战赵国惨败以后,赵国国势严重衰落,疆土日蹙。赵孝成王晚年,在秦军的凌厉攻势之下,赵国又相继丧失了榆次(今属山西榆次)、新城(今山西朔州南)、狼孟(今太原市郊阳曲镇)等37城,秦并设置太原郡^②。至悼襄王时期,赵国不但已不可能再拥有陕北地区,甚至山西地区在其掌握者也寥寥可数。因此,在赵国末期悼襄王二年(前243)出现的平都侯封土的“平都”绝不可能是位于太原以西数百里的陕北地区上郡平都,唐人张守节所倾向的赵国“平都”即上郡平都(陕北平都)的倾向观点肯定不能成立,赵国的“平都”只能是位于太原东南方向靠近赵国地带的今和顺县境的平都故城。可能正是出于这种考虑,钱穆在《史记地名

① 原文为“正义(舆地理志)[括地志]云”,见《史记》卷四《赵世家》,第1830页。

② 《史记》卷四三《赵世家》赵孝成王十七年(前249)“秦拔我榆次三十七城”,徐广曰:“在太原。”“二十年(前246),秦王政初立。秦拔我晋阳。”见《史记》卷四三《赵世家》,第1829页。《史记》卷五《秦本纪》庄襄王二年(前248)条:“使蒙骜攻赵,定太原。”三年(前247)“攻赵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见《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19页。

考》就不同意顾野王《舆地志》平都在陕北的说法,认为“《正义》所说,今陕西安定县(即今陕西子长县西北安定镇)地,恐非。此平都,东魏武定末,高洋谋受魏禅,自晋阳拥兵东至平都城,今山西和顺县西,或是也”^①。笔者赞成钱穆先生此处平都是山西和顺县仪城村的推断。总而言之,《史记·赵世家》出现的“平都”也应在今和顺县境的仪城村,战国时期的赵国平都与东魏北齐时期的“平都城”应是异代同地,《元和郡县图志》所记赵简子立平都可以信从^②。

(三)

以上我们从史籍记载隋以前“平都”的材料分析入手,论证了《元和郡县图志》所记赵简子立平都的可信及其确址。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平都故城一带流传的赵国早期传说和现存遗迹,赵简子所立平都故城的战略地位等方面进一步强化上述论证。

第一,平都故城一带流传的赵国早期历史传说和现存遗迹,也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反映了赵简子立平都故城的史实。例如《太平寰宇记》卷四四辽州平城县条:“困闷城,在县南一十五里。旧《图经》云赵简子至此病笃,遂筑此城,由此为名。又有困闷川。”^③和顺县条:“九原山,在县西十一里,《国语》赵孟与叔向游于九原,即此也。”^④《(雍正)山西通志》卷五九《古迹》辽州和顺县条:“鹿苑,西二里,相传赵简子养鹿地,广盈十亩。赵王台,西二里,一山突起,有襄子避暑宫,址存。”^⑤以上困闷城、困闷川、九原山(九京山)、鹿苑和赵王台等古迹,或是赵简子、赵襄子遗迹,或相传是赵简子、赵襄子遗迹,都分布在今

① 钱穆:《史记地名考》(上册)卷一五(五)《赵地名》,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805页。

② 战国时期赵国的平都可能改称过“平国”,战国赵国兵器中屡见“平国君铍”,如《文物春秋》2006年第5期所刊赵福寿的《邢台发现十八年相邦平国君铍初议》即刊有一件“十八年相邦平国君铍”,作者此文及此前的黄盛璋的《试论三晋兵器的国别和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见黄盛璋的《历史地理与考古论丛》,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99—118页)和《关于加拿大多伦多市安大略博物馆所藏三晋兵器及相关问题》(见《考古》1991年第1期)两文均认为兵器铭文中的“平国君”就是《史记·赵世家》和《战国策·赵策四》中提及的平都君。平都在铍铭中作“平国”。又,史籍中也可见到先秦两汉地名中某国、某都易称的实例,《太平寰宇记》卷五九河北邢州龙冈县引东魏北齐人李公绪《赵记》云:“赵孝成王造檀台,有宫,为赵别都,以朝诸侯,故曰信都。”“秦末赵歇据之,项羽更名曰襄国,汉因不改。”见《太平寰宇记》卷五九,第1214页。《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五“邢州”条亦称:“秦兼天下,於此置信都县,属钜鹿郡。项羽改曰襄国,盖以赵襄子谥名也。”《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五,第425页。信都改名襄国,这是“都”易称“国”的例证。有关信都改名襄国及两名字义内涵相连,可参见笔者的《战国赵信都地望考》一文(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历史地理》第9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由此推测战国时期赵国的“平都”和“平国”两名之间或许存在易名改称的可能。当然,这仅仅是依据间接旁证的推测。

③ 《太平寰宇记》卷四四“辽州平城县”条,第927页。

④ 《明一统志》卷二一“汾州府形胜山川”条:“九京山,在和顺县西北五里。九京,即九原,晋赵文子与叔向观乎九原,即此。”《大清一统志》卷一二一“辽州山川”条:“九京山,在和顺县西北五里,《隋书·地理志》和顺县有九京山。《元和志》在县西十里。《寰宇记》九原山在县西十一里,即赵孟与叔向遊处。”

⑤ 《(民国)和顺县志》卷一《地理·古迹》:“襄子鹿苑,在县西五里,方广数十亩,相传赵襄子养鹿处。”见山西省和顺县志编纂委员会《(民国)和顺县志》卷一《地理·古迹》,1980年排印本,第22页。

和顺仪城村(平都故城)附近几十里范围内,其事未必全真,但总能说明赵国早期历史上赵简子、赵襄子在这一带活动过,并有过建置城邑,或与建置城邑有关,这都可以作为赵简子立平都故城的间接佐证。

第二,赵平都故城处于联系赵国两大地区的主干交通线上,既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也具有建立城邑的必要性。赵氏立国的基础是赵简子、赵襄子时期奠定的。赵简子、赵襄子时期,赵国的疆域形成了以晋阳为中心的西北地区和以邯郸为中心的东南地区两大区域并存的基本格局。这一格局颇类似于后来的东魏北齐高氏政权,即严耕望氏所概括的“盖东魏、北齐都邺城,而以晋阳为军政中心”。所不同的是赵国在东南地区的中心不是邺城而是邯郸^①。赵国两大地区的联系由于晋阳东越太行山出井陘口的大道为中山国所控遏,因此只能主要借助于滏口陘之道。严耕望所描绘的“在中古时代为太行东西重要通道”的“滏口陘道”也完全适用于赵国早期,在他所说的太行滏口壶关道三条支线之二“出壶关西北经襄垣(今县)达太原”和之三“又由滏口西北越太行黄泽关(今武安西八九十里)至辽州(今县),亦达太原”这两条交通要道上,我们都能看到赵简子、赵襄子活动的踪迹。例如在“出壶关西北经襄垣(今县)达太原”一线,至少有两处赵襄子活动过的遗迹,一是《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五河东道潞州襄垣县条所谓“赵襄子所筑,因以为名”,二是《魏书》卷一〇六《地形志》称祁县有“赵襄子城”,《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三河东道太原府祁县条亦称“赵襄子城,在县西六里”。这里的襄垣县位于晋阳东南三百里左右,祁县位于晋阳之南几十里,都是联结“出壶关西北经襄垣(今县)达太原”一线的城邑^②。再如在“由滏口西北越太行黄泽关(今武安西八九十里)至辽州(今山西左权县。本文作者注),亦达太原”一线,明嘉靖本《涉县志·古迹》所谓“赵简子城,在县北龙山社。世传昔赵简子走晋阳,灭智氏,还都故邢州,道经于此,筑城以为驻兵之所。今有古城在焉”^③。同书《涉县志·杂志》所引《重修涉县记》称:“今县东北二十里井店村东南有赵简子古城。”^④《(雍正)山西通志》卷五九《古迹》辽州(即今左权县)所谓“赵王台,州东黄草村有石台,相传赵襄子遗迹”,这两处赵简子城和一处赵王台就位于经辽州(今左

① 当然,赵简子、赵襄子时期邯郸还不是赵国的政治中心,这一过程在赵敬侯时期才完成,但邯郸早已是赵国在华北平原亦即赵国东南部的中心城市。

② 另外还关于赵襄子在这一带活动的传说,也能间接反映此道在赵国早期的情况。见《大清一统志》卷一二〇《古迹》沁州武乡县条:“皋狼城,在武乡县西北五十里,相传智伯求皋狼之地于赵襄子,即此。今为故城镇。”《山西通志》卷五九《古迹》沁州武乡县条所记微异,称:“皋狼城西七十里一名涅城智伯求蔡皋狼之地于赵。”《(雍正)山西通志》卷五八《古迹》潞安府襄垣县:“市桥,一名豫让桥,在旧城下,碑存。《史记》豫让欲为智伯报仇,襄子当出,伏于所当过之桥下。襄子至桥,马惊,曰:此必豫让也。使人问之,果豫让。桥距城南十里。”

③ 见明嘉靖本《涉县志·古迹》校注,第43页。

④ 见明嘉靖本《涉县志·杂志》校注,第56页。

权县)北达晋阳(今太原)的通道之上^①,都是太行滏口陉支线之三,也是邯郸西出过武安(今属河北)、涉县再沿清漳河北上至左权,又折西北直抵太原通道上的三个节点。以上征引资料不一定都经得起推敲,如《涉县志》所谓世传昔赵简子走晋阳灭智氏“还都故邢州”的“邢州”,肯定就有违史实,但这种传说的本身毕竟渊源有自,至少可以曲折地反映这条通道曾在赵国早期历史上存在过,并起到过沟通、联系两大区域的历史作用。

而平都故城就恰好位于古辽州(今左权县)北达晋阳(今太原)的通道之上。严氏的《唐代交通图考》对太行滏口壶关道支线之三“滏口西北越太行黄泽关至辽州,亦达太原”的辽州(今左权县)至太原段也有详考,认为自辽州(今左权县)出发也分南、北两道,南道是由辽州(今左权县)正西行一百一十里至榆社县(今属山西),北道是由仪州(即辽州,今左权县)西北行九十里至平城县(即赵简子平都故城),再西北行十四里过八赋岭(与南八赋岭一起统称辽山),继续西北行一百五十里左右到达榆次县,又西行五十六里到达太原府(指今太原市西南的晋源镇)^②。从山东省地图出版社1994年8月版《山西省分县地图册》看,严氏所称北八赋岭(辽山)是和顺县与今榆次市的界山,山西北是今榆次市,属于涂河流域;山东南是和顺县,属于清漳河西源流域。平都故城即位于界山东南方向的清漳河畔。由此可见,自晋阳出发,过榆次循涂河东南行,翻越北八赋岭(辽山)进入清漳河流域,然后再顺清漳河而下经今左权县、涉县,可东至邯郸。在这一通道之上,平都故城是出晋中盆地翻越北八赋岭(辽山)进入清漳河流域的第一个城邑,也是出邯郸循清漳河西源通道进入晋中盆地之前晋阳最后一道屏障——北八赋岭(辽山)关隘的前沿城邑,这样一个地理位置恰好表明位于联系赵国两大地区主干交通线上的平都故城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不啻为赵简子立平都故城必要性的最好诠释。

(本文原刊于《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合作者为邯郸学院张润泽。)

二、赵文化的分期及汉赵国新材料的发现

自1987年第一次全国赵文化学术研讨会召开至2005年第二次全国赵文化学术研讨会结束,学术界涉及赵国历史文化的研究论著至少在600篇以上,专论赵文化的研究

^① 涉县两处赵简子城位于清漳河沿岸,可北通辽州再西北至太原,并不需要通过黄泽关。这与严耕望所说的具体走向微异。

^②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五卷《河东河北区》,第1432页。

成果至少有几十项,其中有关赵文化的内涵、渊源、地域、特点等问题已多有论述,但笔者迄今未见到有关赵文化分期和汉代赵国新发现石刻材料的专论,因此有必要加以讨论和介绍。

(一)

赵文化作为一个地域文化概念,直接来源于战国时期的赵国。但赵国作为一个政区名称和实体,又不仅存在于先秦时期的战国,也存在于两汉时期。虽然先秦时期的赵国与两汉时期的赵国有着显著不同,前者属于独立政治实体的诸侯列国之一,后者则属于统一王朝之下的地方封国之一,然而两者在文化形态和性质上却有着诸多关联。赵国这一名称一直通用于先秦两汉时期,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在述及赵地时也往往兼指战国和西汉时期,例如《史记·货殖列传》所称“郑、卫俗与赵相类”^①，“赵女郑姬，设形容，揄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②，《汉书·地理志》所谓“赵、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乱余民”^③等，都是通指战国和西汉时期。所以，对赵国作为政区名称和实体的认识应该着眼于整个先秦和两汉时期。赵文化分期实际上也是包括先秦两汉时期所有赵国在内的地域文化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基于这一认识，赵文化的历史分期至少应该包括先秦时期（作为诸侯列国）的赵文化和两汉时期（作为地方封国）的赵文化两大时期。

不过，先秦时期（诸侯列国）和两汉时期（地方封国）的赵文化，又都可以划分为若干个小的阶段。我们知道，战国时期的赵国正式立国是在公元前403年的韩、赵、魏三家分晋，因为这一年周天子正式承认了韩、赵、魏三家的诸侯地位。但实际上韩、赵、魏早在此前很多年就已经具备了诸侯国的规模和地位。以赵国为例，公元前403年是赵烈侯六年，据《史记·赵世家》，赵烈侯之前是赵献侯（赵献侯在位期间一度被赵桓子夺位），赵献侯之前是赵襄子，赵襄子之前是赵简子，而赵简子是赵国的实际创建者。赵简子于公元前491年夺取邯郸后，“赵名为晋卿，实专晋权，奉邑侔于诸侯”^④。因此，以名实相符论，赵氏立国始于公元前403年；以实际地位论，赵氏立国远者可追至赵简子时期，迟者亦可追至赵襄子时期。至公元前222年代王（赵公子嘉）为秦所灭，这一阶段的赵文化贯穿整个战国时期，所以可以称之为诸侯列国时期的赵文化。

①（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64页。

②《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第3271页。

③（汉）班固：《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55页。

④《史记》卷四三《赵世家》，第1792页。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赵氏立国之前还有一段作为春秋时期晋国内部主要贵族之一的家族历史。据《史记》的《赵世家》、《晋世家》以及《左传》记载,赵氏“与秦共祖”,大约于周幽王时期进入晋国,“始建赵氏于晋”。此后“赵宗益兴,五世而至赵夙”。赵夙在晋献公时期因伐霍有功被封于耿地。赵夙之孙赵衰,曾出随晋公子重耳流亡他国 19 年。重耳返国后,赵衰受到重用,“居原,任国政”,赵氏势力迅速增长。晋景公初期,赵氏一度严重受挫,赵同、赵括等被杀,史称“下宫之难”。后来由于韩厥的帮助,赵武以庶子的身份继承赵宗,赵氏开始重整旗鼓,恢复元气,直至赵简子奠定立国根基。在晋国内部,赵氏家族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正如沈长云先生《赵国史稿》一书所言:“晋国史乃至春秋历史上不少重大事件都是与赵氏祖先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如赵衰之佐助晋文公重耳成就霸业,赵盾与晋灵公被弑事件之瓜葛,赵武之促成晋楚及各国间的弭兵会盟,赵鞅主持晋国铸刑鼎,又主持伐灭晋国范氏、中行氏之战争等等。晋国最终出现六卿专政乃至三家分晋的局面,赵氏都是其中起着主导作用的卿族。”^①因此,先秦时期的赵文化除了作为诸侯列国文化的赵文化之外,还应包括春秋时期作为晋国内部贵族家族文化的赵文化。换言之,先秦时期的赵文化分为春秋时期作为家族文化的赵文化和战国时期作为列国文化的赵文化两个阶段。



图 1-1 易阳南界石刻

两汉时期的赵国以西汉初期(包括秦汉之际)最为复杂,赵国先后经历了武氏赵国、

① 沈长云等著:《赵国史稿》,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6 页。